

云中岳武侠精品

情天练狱

行刺天下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行刺天下系列

情天煉獄

(下)

台灣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二章	大风老道	(697)
第二十三章	千里赴约	(718)
第二十四章	雷琴被毁	(763)
第二十五章	天涯双娇	(807)
第二十六章	牧场风云	(845)
第二十七章	落荒而逃	(882)
第二十八章	八方风雨	(918)
第二十九章	袭击堡巢	(955)
第三十章	琴剑和鸣	(992)

第二十二章 大风老道

柏青山受胁迫，已不是第一次了，这次他不再慌张，不再激动，一次经验一次教训，他变得老练多了。

西玄炼气士既然想要雷琴，用意极为明显。使用雷琴必须具有用琴的秘诀，必须知道以神御音的心法，并不是有了雷琴，任何人皆可以音制人的。老道已有将雷琴攫为已有的贪念，自不会唾手放弃可传援心法秘诀的费姑娘。也就是说，如不迫得太紧，费姑娘仍是安全的。

不等老道数至第十数，柏青山已取过小琴手中的雷琴，缓缓放在楼板上，镇静地说道：“琴在此，要不要递给你？”

老道冷冷一笑，精明地说：“你们都走开。”

柏青山向后退，冷笑道：“好，咱们走开，可惜你未练过琴，琴到了你手中，毫无用处。”

“你放一万个心，贫道自有主意。现在，你去擒魔女与那七星剑。”

柏青山向华山二老举手一挥，沉静地说：“老前辈，你们请便，此地的事，不劳诸位来担心的。”

“谢谢老弟台援手之德。”四海游龙感激地道谢。

“不敢当，诸位是否想杀人中寨？”

“但咱们无法飞渡……”

“跟我来，从地道走。”

“谢谢。”

柏青山转向身侧的小琴低声道：“你两人也随我离开。”

“但……小姐……”

“在炼狱寨的事未决定前，小姐无妨。离开之后，你两人藏身远处监视等我，不可妄动，我会制造机会置妖道于死地的，走！”

临行，他又向老道问：“妖道咱们等会儿在何处见面？”

“就在此地。”老道颇为自信地说。

他呵呵笑，说：“好，就在此地，不见不散。”

他领着 小琴小剑跃下瓦面，飘落后院向小琴道：“等会儿你收集引火物，听我的招呼放火烧屋。”

房屋虽以石为墙，但内部仍然用木材所建造，不怕从外面用火攻，但在内部放火，同样受不了。

暂且放下妖道的事，柏青山领着关中群雄，肃清了从地道反攻的炼狱寨高手，更以雷霆不及掩耳的奇速，从地道突入中寨。

火龙队听从柏青山的指挥，首先便从内部放火，十八具火龙筒，烧得炼狱寨的高手们焦头烂额，大败亏输。再加上勇悍如狮的柏青山放手搏杀，炼狱寨便注定了覆没的命运。

占据了后寨，关中群雄反客为主。

炼狱寨死剩的人四散，逃入谷中各自逃生。

主凶无盐魔女从前寨杀出，去向不明。

柏青山悄然回到前寨，示意小琴放火。

楼上怎么躲得住呢？西玄炼气士只好带了心兰与雷琴，很狼狈地下楼逃命，走的也是谷口方向。

柏青山带了小琴小剑悄然踪踪，找机会救人。

这时候，他暂且放下了魔女与灵犀甲的事，费心兰的生死，在他看来，才是最迫切，最重要的大事了。

无盐魔女被他两掌所震飞，虽不曾受伤，但头脸手脚暴露在

灵犀甲外的部位，被两仪神功震得肌肤发麻，骨痛欲裂，已吓破了胆。

但魔女不甘心，她怕柏青山，但却不在乎关中群雄，她仍在各处作困兽之斗，搏杀那些搜寻她的人。

炼狱八地煞全部葬送在柏青山手中，直接导致炼狱谷败亡的命运，中后两寨被焚，子弟们死的死，逃的逃，星散而走，死伤大半，空前惨败无可挽回，她怎肯甘心？

前后谷口皆被后来赶到的中原群雄所封锁，惟一的出路是秘道了。

魔女知道大势已去，但她不甘心，不肯一走了之，仍留在谷内截杀追逐她的群雄，希望能避开柏青山，而能击毙终南隐叟与华山二老。

她却不知，头顶上空，云中鹰王的那只灵禽金鹰，已经盯住了她。

西玄炼气士带了费心兰与雷琴，离开大火冲天的炼狱寨，急急奔向秘谷口，打算先离开不归谷再说。

妖道在脱身期间，用不着姑娘使用雷琴，因此制了姑娘的双曲池，令姑娘双手不能动弹，等于是绑了姑娘的手。

妖道自己挟了雷琴，催促姑娘急走。

已经通过了十八重炼狱，沿谷道向南急赶。

姑娘一面走一面问道：“妖道，你以为这样便可逃出谷口么？”

“咱们不走谷口。”老道傲然地说。

“那你……你打算在附近等柏大哥找你？”

“你是他的妻子，他会来与贫道联络的，贫道何用找他？出谷之后，贫道只消放出消息，他自会送上门来，那时……哈哈！贫道便可高枕无忧了。”

“你能出去？”

“贫道整整花了三月工夫，方发现不归谷的秘道口，保证可发安全出谷，……伏下，有人来了。”

前面传来了脚步声，但等他们伏下，脚步声已止。

老道十分精明，低声道：“绕过去，走右面山崖的溪岸。”

刚绕出一座石壁，前面突传来急促的叫声：“禀寨主，大事不好，秘道口有一个自称大风道人的贼妖道，堵住了秘谷口，谁也不许过去，请寨主赶去毙了他。”

“他只有一个人？”是无盐魔女的声音，发自前面的乱石矮树丛。

“是的，只有他一个人，五叔三位老人家，距妖道丈余，便被妖道大袖所发的罡风震得浑身骨肉欲散，跌出三丈外。幸而老道似乎无意杀人，不然……”

“你们可由谷口冲出。”

“不行，赶来助关中群雄的中原一群高手，已经把住了谷口，夺了我们的滚雷木炮，不许任何人出谷。”

“好，我去看看。”

西玄炼气士一惊，低声道：“糟！秘谷口不能走了。”

“你出不去啦！妖道。”姑娘冷笑着说。

“你别高兴，贫道如果也不去，你也休想安逸。”

姑娘把心一横，大声说：“你同样是待毙之猪……”

老道吃了一惊，低叱道：“噤声，你想死不成？”

“喇”一声响，有人从前面窜来。

老道一把拖了姑娘，向左急窜，窜抵溪旁的乱石杂树丛，火速伏倒。

蓦地，前面三四丈一座巨石顶端，出现了无盐魔女的身影，喝道：“给我滚出来纳命！”

一声怒啸，左侧小树下跃出一个花甲老人，剑虹飞射，向石顶扑去，

无盐魔女一声娇叱，连人带剑向下俯冲。

双方半空中相遇，花甲老人扭身一剑挥劈。

无盐魔女的七星剑一振，“叮叮”数声轻鸣，花甲老人的剑断成数段，剑虹再起。

两人同时落地，花甲老人的身躯先降，半片脑袋飞坠石下，脑浆洒了一地。

西玄炼气士心中一震，脱口低叫：“七星剑果然厉害，大名鼎鼎的大河黑龙竟接不下一剑。”

姑娘冷笑道：“还不了解我的穴道，以使用雷琴毙了魔女？”

“这……”

“你不是要魔女死，和要七星剑么？”

“这太过冒险。”老道迟疑地说。

“冒什么险？”

“谁敢保证你不会乘机也用琴音制我？”

“你这妖道……”

“闭嘴！”

姑娘把心一横，突然大叫道：“无盐魔女快……”

西玄炼气士一掌将他的口掩住，不让她再叫。

晚了，左右方衣袂飘声大起，跃出三男四女。

无盐魔女也突然出在前面的短乱草石中，喝道：“什么人？出来。”

一名中年女人切齿叫：“是用琴的黑小子与一名老道，分了他们的尸。”

西玄炼气士大骇，人急智生，挺身而起奸笑道：“是程寨主么？贫道西玄炼气士，是暗助寨主而来的。这位是琴魔的女儿费姑娘，贫道已将她擒来了。”

姑娘突然爬起，大声说：“妖道是黑风帮主公孙云长的堂兄，是他指使关中群雄杀你报仇，并妄想夺取你的七星剑，他的堂侄

万里孤鸿公孙无咎，上次前来拜会寨主，用意是想行刺为叔报仇，可惜无机下手知难而退……”

西玄炼气士急急接口，道：“寨主，请不要听她胡说八道，她贪生怕死，事急的时候便含血喷人……”

魔女亲见费姑娘以琴音对付关中群雄，也亲见老道替群雄说情，怎会相信老道的话呢？怒叫道：“你这妖道该死一万次，本寨主亲见你与这贱人在楼廊上对付本寨的子弟，你才是贪生怕死。三婶，拿下他，不可便宜他了。”

中年女人三婶一声暴叱，剑如电闪一发即至，千朵白莲怒涌，猛扑西玄炼气士。

妖道向侧飞退，急叫道：“且慢动手，我有话说。”

三婶折身跃上，挥剑叫：“丢你入十八层地狱，你再说好了。”

妖道再次急闪，大叫道：“程寨主，你请听贫道……”

无盐魔女哼了一声，喝道：“再上去一个人，免得他用游斗术干耗。”

应声跃出一名中年壮汉，一声虎吼，迎面截住了。

妖道被迫得火起，将雷琴向侧方的草丛中一塞，一声怒啸，长剑出鞘“铮！”一声爆响，震开中年壮汉的长剑，大旋身扭头反扑，“回龙引凤”反击中年女人，形如疯狂，剑光如匹剑，剑气发如狂飙，剑气泼辣万分。

三人展开了空前猛烈的恶斗，令旁观的人心中发毛，但见彩虹凶猛地吞吐、纠缠、旋舞、流转，快速的冲刺与迅疾的闪避，皆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险象横生，每一剑皆生死间不容发。

好一场势均力敌的凶险搏斗，吸引了所有旁观者的目光，把心兰忘了。

乱石堆中的心兰双脚是自由的，但身侧不远站着一个中年女人，只消她有所举动，便难逃对方的眼下，她怎能冒险爬起溜

走？走不了，她心中暗暗叫苦，无法如何，她不能坐在待毙，必须找机会溜走。

双手曲池被制，双脚力道仍在，她紧盯着中年女人的侧脸，留意对方的眼珠活动情形，悄然向侧挪动。

真不巧，刚挪离原位，中年女人恰好转头，阴森的目光落在她身上，哼了一声，大踏步向她走来。

“糟了！”她想，接着她凤目放光，开心地一笑。

无盐魔女注视斗场片刻，再抬头盯着上空盘旋着的一只多鹰，粗眉一轩，说：“这一对金鹰讨厌得很，我们不能在此久留。三婶，快下杀手。”

她催促三婶，三婶剑势一紧，向妖道全力进攻，可是，妖道却采守势，沉着应战，以一敌二仍然守得严密，以静制动反而稳住了，令三婶浪费不少精力，另一名中年人也难以近身。

她大为不耐，向一名中年人叫：“去把那张雷琴拾来，毙了那小丫头，分尸。”

“是，属下遵命。”中年人欠身恭敬地答，转身向不远处草丛中的雷琴走去。

她的目光落在妖道身上，叫道：“三婶，你两人退，本寨主亲自收拾这妖道，你们先走一步吧。”

蓦地，一个女人惊叫道：“咦！小丫头怎么不见了？哎呀！二婶，你怎么了？你的……”

“砰！”先前走向心兰的中年女人，突然倒下了。

心兰确是不见了，平白失了踪。

无盐魔女一怔，不悦地叫：“你们为何不早将那小丫头擒住！没用的东西，快搜附近。”

声落，她一声低吼，向妖道扑去，七星剑前指，身剑合一硬往对方的中官迫进切入。

三婶与中年人左右一分，撤出圈子。

妖道心中一寒，向左飞闪，急叫道：“寨主，贫道愿倾力相助……”

“嘿！”无盐魔女沉叱，折向追到，剑出“飞星逐月”，来势如电。

妖道不得不拼老命了，猛地向侧一闪，一剑急挥，拼命了，劈向魔女的腰脊。

无盐魔女根本不理睬妖道的剑，旋身扭腰剑光流转，“嗤”一声轻响，把妖道的左耳挑飞丈外。

“噗”一声响，妖道的剑劈在她身上，衣裂了一条缝，剑却被反击上扬，妖道的身形一晃，马步虚浮竟然未发现左耳丢了，只知耳侧一凉，似有液体流出而已，一声虎吼，惶然飞退。

“这次要右耳。”无盐魔女厉叫，飞扑而上。

妖道心胆俱寒，剑伤不了魔女，情势之险恶不问可知，一切都完了，人急智生，一面闪避一面大叫：“无盐魔女在……此……地哎……”

光华一闪右耳走了。

“第三剑削你的头皮。”无盐魔女叫，紧迫追击。

妖道魂飞天外，脸色苍白惶然将剑一丢，悚然地叫：“贫道认栽。”

光华耀目的剑虹一闪，妖道的顶门丢掉一层油皮，道髻向上一跳，跌落在脚下。

妖道脸色死灰，闭上双目等死。

“你以为认栽便罢了？”无盐魔女阴森森地问。

西玄炼气士绝望地叹息，绝望地问：“寨主能否开恩？”

“不能！”

“贫道……”

“你该知道本寨主的为人。”

“贫道听候发落。”

“不怕你不听。”

“贫道认为寨主目下形势险恶，需人正殷，贫道愿受驱策，将功赎罪。”

“哼！你这种卑鄙无耻狡诈如狐的人，不可信任。”

“贫道可当天发誓……”

“哼！你这种人发誓，比狗吃屎一般，平常得很，你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天地鬼神，修仙原是骗人的幌子。跪下！”

“寨主……”

剑虹一闪，“嗤！”一声轻响，妖道的鼻尖裂开，血流如注。妖道魂飞天散，“噗”一声跪下了。

“把外袍长裤脱了。”

妖道这次乖得很，脱掉道袍与长裤，快极。

“爬下。”

妖道爬下了，像条狗。

“脑袋伸长些。”

妖道认为对方要砍他的头，惊得手脚发软伏下了，哀叫道：“寨主……”

妖道不敢不爬，刚爬了两步，口中被寨人一根人颈骨。颈骨肉已脱尽，但仍然腥臭刺鼻，这一带散布着不少人的体碎骨，那是野狗拖至此地吃剩的骨头。

妖道性命要紧，咬着臭骨头吃力向前爬。

无盐魔女杰杰笑，道：“现在你有四条腿，应该比两条腿的人快，本寨主由一数至十，数尽便追取你的生命，看你在这十数中，能爬了多远。记住，不许站起来，追时本寨主也数十，数尽而追你不上，你可以兵尾巴滚，一……”

妖道精神一振，像丧家之犬般急爬，数呼至八，他已爬出百步外去了。

十数尽，无盐魔女一声厉笑，呼出一数，如飞而追。

这明明是捉弄人，魔女自己呼救，快慢随心所欲，她可以一个时辰数一声，老道却昏了头，信以为真，拼老命向前急爬。

呼至三，魔女已到了三十步以内了。

“快爬呀！四！”魔女的叫声渐近。

妖道急是浑身冒冷汗，手掌鲜血如泉。刚爬过一座大石，石后赫然蹲着心兰姑娘，向他点头低叫：“你这条笨狗！还不快逃。”

“姑娘救我！”他痛苦地叫。

“随我来。”

妖道已别抉择，跟踪便追，不再爬了，钻入石后的荆棘丛，溜之大吉。

无盐魔女看不见石后的景物，仍向前狂追叫道：“快爬，五！”

蓦地，一面转身飞掠，不再理会妖道了。

她回来得太迟了，所有的同伴皆倒地昏迷，雷琴不见了，柏青山也不见了。她感到毛骨悚然惶乱地拉起了三婢，发觉三婢并未毙命，只是被打昏了。

三婢的伤处在脑后玉枕，这地方不易救醒，大难当头，自身难保，她顾不了属下的死活，心中一寒，丢下三婢独自逃去。

妖道跟着心兰逃，相距约两丈，他看出心兰只顾赶路，似乎并未提防身后的人。

刚脱出魔女的掌心，逃过死神的魔手，他不但不感恩，反而生出再次掳劫心兰的歹毒念头。

他一咬牙，放轻脚轻，脚下一紧。

近了，丈五、一丈、八尺……心兰仍一无所觉。

他向前一跃，一掌拍向心兰的背心。

心兰突然向侧一闪，恰好避过他一掌。

“噗”一声响，他的玉枕穴一震，收不住脚步，昏昏沉沉向

前冲。

心兰扭身一脚扫在他的腰背上，骂道：“你官该死的妖道，已经无可救药了。”

小琴小剑从后面跟上，小琴笑道：“这妖道艺业了得，竟然吓破了胆，只顾逃命，不知背后有人追随，想不到他如此怕死。”

妖道趴伏在地，像条死狗，双耳没有了，头皮也掉了一层，浑身血污，耳孔已被血块凝塞，不知后面有人追随并不足怪。

小剑上前制了妖道的环跳穴，拍醒妖道叫道：“站起来，不要装死。”

妖道伸手摸摸脑袋，摸到了伤处，哎一声惊叫，摸了一手血，战栗着想撒腿狂奔，岂知举步尚可，奔却不行，人向前一冲，“砰！”一声摔倒狂叫道：“我……我要死了，不中用了……”

“你死不了，一石子打昏你的头，制了你的双腿，你可以走路，但不能逃跑而已。站起来，少在世间丢人现眼。”小剑不屑地说。

小琴的性情温柔些，不忍折磨这位贪生怕死的狡诈鬼祟的妖道。小剑却不同，说完，踢了妖道一脚。

“哎……”妖道叫，退了三步几乎栽倒，抽口凉气恐惧地问：“你……你们为……为何救……救我？”

小剑拔剑出鞘，哼了一声。

妖道惊骇地后退，骇然叫：“你……你们救我又……又要杀……杀我？”

“我家小姐有话问你。”

“你……”

“你如不吐实，杀！”

“要……要……要问什么？”

“你那位堂侄万里孤鸿公孙无咎，目下在何处？”心兰接口问。

妖道打一冷战，惶然道：“我……我不知道……”

“什么？你不知道？”小剑厉声问。

“我……我确是不知道。”

“好，我斩下你的一条爪子，你就会知道了。”小剑扬剑说，挺剑踏进一步，作势递剑。

“把你的右手伸出来。”心兰冷叱。

老道反而将双手藏在背后，急叫道：“我……我说，我说。”

“在何处？”

“他……他往北方去了，可……可能到……到京师一游，并未留……留下去向，他的行踪谁……谁也不……不知道。”

“你这岂不是废话？”

“我……我只知道这……这些。”

心兰叹口气，颇为失望地说：“好吧，这件事不问你了。”

“贫道可……可以走……走了吗？”妖道满怀希冀地问。

“不行，还有一件事。”

“是……是……”

“公孙无咎所用的毒雾，是不是你公孙家的家传独门毒药？”

妖道摇摇头道，说：“不是，舍侄的毒雾，是他的师父妙手郎君马俊，早年向灰衣使者偷弄来的。”

“可有解药？”

“他有。”

“你呢？”

妖道摇摇头，说：“那种毒雾是一种很轻的粉末，必须吸入甚多方可致命，而且毒发期如果分量不够，要一年半载方能置人死地，谁愿意用这玩意来对付强敌？因此舍侄如不是事急，也不愿作用。贫道不用，所以也没带有解药。”

“妙手郎君有吗？”

“他当然有。”

“目下他在何处？”

“在沉沙之洲。”妖道信口说。

“你带我们去找他。”

“什么？”

“你要带我们去找妙手郎君。”

妖道忘了身在险境，居然笑了，说：“不必走了，只有阎王爷知道他的下落。”

“可恶！你刚才说他在沉沙之洲……”

“不错，沉沙之洲在安庆府大富泽，人掉下去连尸骨也无着落。他死在沉沙之洲已有五年，不但尸体早寒，恐怕早就化为泥污了。”

“那么，只有公孙无咎有解药了。”

“不错，用毒的人没有解药，岂不是就完了？”

“你走吧。”心兰挥手叫。

妖道大喜，指指双腿说：“贫道的环跳穴……”

小剑上前踢了他两脚，把他踢翻在地喝道：“快滚！”

妖道狼狈地爬起，转身逃命，逃出十余步，扭头凶狠地叫：“丫头们，贫道将在礞湖等候你们。”

三位姑娘早已走了，踪迹不见。

他一咬牙，恨声自语道：“贫道发誓，非将她们宰了不可，她们亲见贫道被那该死的魔女所折磨，被她们将话传出江湖，贫道岂不无脸见人？且到外面去等候他们，暗中下手……”

话未完，身后突传来一声阴森森的冷笑。

他大吃一惊，倏然转身。

身后两丈一株大树下，站着中州双奇。大悲佛脸色沉重，无生居士也脸色阴沉。

妖道心中叫苦，精疲力竭之际，碰上这两个要命的高手，大事不妙，硬着头皮赔笑道：“两位……”

“你不用到外面去了。”无尘居士阴森森地说。

“施主，忘了贫道救你们于琴音下……”

“哼！”

“大丈夫恩怨分明，你们关中群雄欠贫道一份情，对不对？”

远处心兰主婢突然现身，高叫道：“两位请放他走。”

无尘居士吁出一口长气说：“费姑娘，这妖道将于你不利哪！”

“不要紧，晚辈已答应放他了。”

“老朽敢不遵命？妖道，你还不走？”

妖道撒腿便跑，急如漏网之鱼。

中州双奇举步向心兰主婢走去，欠身行礼，大悲合掌垂眉，念了一声佛号，神色庄严地说：“炼狱寨大事已了，贫僧与皇甫居士正要寻找姑娘，践贫僧先前的诺言……”

“大师，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心兰急急接口。

大悲僧苦笑道：“这件事并未过去，言而无信……”

“青山哥已经不计较你们的事，他仍然健在，因此你们的诺言已没有存在的理由。你们走吧，请珍重。”心兰诚恳地说。

无尘居士像是放下了千斤重担，欣然地说：“谢谢姑娘宽恕老朽的罪行，可否让老朽与大悲大师亲向柏老弟谢罪？”

“他追魔女去了。”

“力气！姑娘知道他的去向吗？”

“两位请跟我来。”

无盐魔女只剩下孤零零一个人了，她知道山谷各处都有人在搜寻她的下落，危机四伏，她必须早些离开，不然便得葬送在此地，果真是金寨覆没啦！

抬头看看上空，两头金鹰已经不见了。炼狱寨方向，浓烟直冲霄汉。

她一咬牙，顿脚大恨道：“罢了！一片大好基业，竟然断送